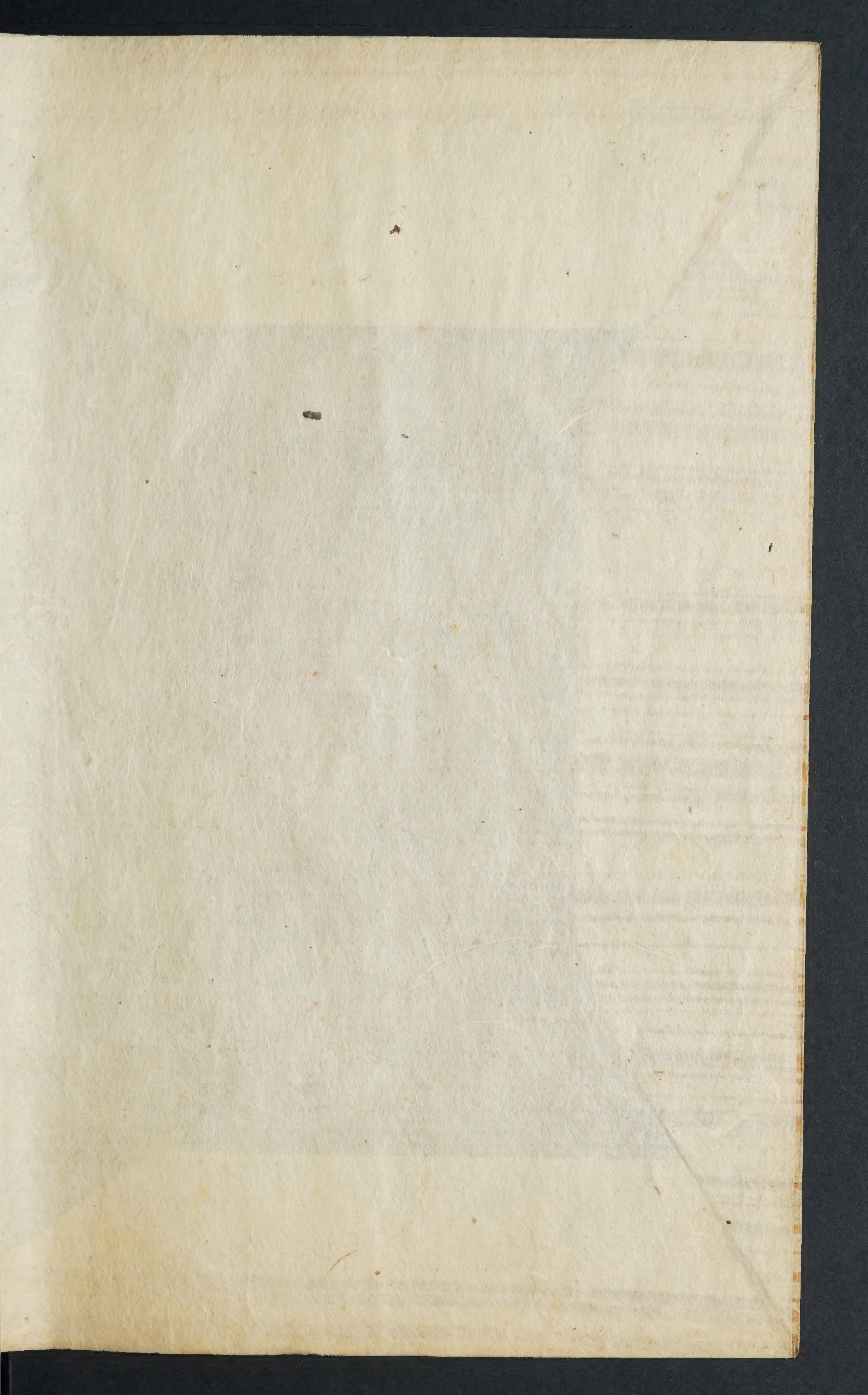


楚辭　三



楚辭三

離騷三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錢杲之曰河圖云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淮南子云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閬風即縣圃也緤繫也高丘指楚山也

林西仲曰閬風山上無神女可求故良之因求見帝而不得意謂知我之人竟無可求索矣然豈無類我之人可取以相配免我為煢獨乎故有求女一着且是時鄭袖專寵緣君不明具德相配故以古賢后為感諷之微詞史記稱其好色不淫指立言之體如此非謂有是事也舊註比求賢臣已屬無謂或又比求賢君是以君反為臣之配且侮褻古賢后豈不寃殺

盍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
相下女之可詒
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集註曰采
香草以遺其下之侍女使通吾意慇懃
林西仲曰忽然又遊至東方青帝舍以玉樹可貴
而折之以續佩之所無乘其顏色尚存視神妃有
侍女而遺之以通吾意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

吾令蹇修以為理

錢杲之曰豐隆雲師也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隆雲師[illegible]以交集則以豐隆為雷師與此不同虙妃虙羲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喻隱士清潔人所難見纕佩帶也結猶約也蹇脩未詳舊說伏羲氏之臣理猶陳說也解佩結言於虙妃乃令蹇脩陳說之公羊春秋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林西仲曰蹇脩疑下女能媒者在吾可謂有禮矣
辯證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説者皆訓
為賴則理固有賴音矣又曰虙妃一作宓妃説文
虙房六反虎行皃宓美畢反安也集韻云虙與伏
同虙犧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俗作宻非是補
注引顔之推説云宓字本从虍虙子賤即伏犧之
後而其碑文説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字
伏虙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山而并轉為密音

耳

紛總〻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

朝濯髮乎洧盤

王逸曰緯繣乖戾也遷徙也言蹇修既持其佩帶

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也令其意一合一離遂

以乖戾而見距絶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

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于流沙也洧盤水名也

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言宓妃體好清潔

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

集解曰難遷其意難移也

錢杲之曰一説緯當作𦈣𦈣當作㦟張揖博雅云

𦈣㦟乖刺也

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

來違棄而改求

王逸曰倨簡曰驕侮慢曰敖康安也言宓妃用志

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遨去

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
林西仲曰此女勿論不易求亦不願求也驕傲無
禮等句明刺鄭袖與大招美人俱在比德姱脩易
中和心上較論立意相同求女不合者一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
兮見有娀之佚女
錢杲之曰四極四方之極也爾雅東至於泰遠西
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許

叔重引爾雅之以邠為汃西極之水也淮南子云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北極之山曰寒門邠汃同悲巾反瑶美石次於玉偃蹇高貌以瑶為臺其高偃蹇然有娀國名有娀之女謂帝嚳之妃簡狄也實生契為商始祖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云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淮南子云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次女建疵娀音嵩佚

歔欷至鴆告政本脫

與逸同

辯證曰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此

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錢杲之曰鴆毒鳥也廣志云鴆大如鶚紫綠色食蝮蛇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卮則殺人雄鳩鳴鳩也青黑色多聲鳴逝鳴而逝也喻小人

有辯捷可往為媒而余猶恐其佻輕巧詐

辯證曰鴆及雄鳩其取喻為有意其文可見注於他説亦欲援此為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説運日知晏則鴆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為讒賊而屈原亦因其中而使之是以屈原為眞嘗使鴆媒簡狄而為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錢杲之曰、猶狐、皆獸名、猶如麂、善登木、聞人聲、豫
緣木、人未至、又下、復上、狐性多疑、至水良久乃渡、
故稱猶豫狐疑、尸子云、五尺犬為猶、人將犬行、犬
好豫在人前、人不至又反迎候、所以為豫、一說猶
豫、皆未定之辭、老子云、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
四鄰、適往也、人既不足用、欲自往、而又不可、高辛
帝嚳有天下之號也、
林西仲曰、良媒先受人託、必為所得、求女不合者

二

辯證曰鳳皇既受詒舊以為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矣審尔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為已用鴆鴆而彼使鳳皇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王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

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
以二女而邑於綸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
集註曰言旣失簡逖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及
少康未娶於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
蔽美而稱惡
集註曰弱劣也拙鈍也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又

既下欧有以字

焉下欧有而字

無巧辭也蓋不待其不合而已自知其必無所成矣故再言世之溷濁而嫉賢蔽美蓋以為雖四方之遠而其風俗之不美無以異於中州也

林西仲曰求女不合者三

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集解曰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知也寤覺也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閨中深遠蓋言慮

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閽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伯使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乱嫉妬之俗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

辯證曰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阤無有已時猶釋氏之言盡未來際也

林西仲曰已上叙舉世無知之後纔有往觀四荒之說及上下求索皆與世之溷濁無異竟無一知我類我者則君必不能冀其一悟俗必不能冀其一改可知矣此身所寄必不得要決之於卜定之於巫雖滔滔汨汨無數層折弄成這一大段看來却是下文靈氛巫咸二段引子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王逸曰索取也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

集註曰兩美蓋以男女俱美比君臣俱賢也言兩美終雖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脩潔而慕之者宜以時去也

吳仁傑曰索藑茅以筳篿王逸注藑茅靈草也按爾雅釋草云葍藑茅仁傑按說文藑字解云茅葍也一名舜又舜字解云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藑蔓地連華則藑茅又謂之舜矣詩顏如舜華陸璣以為木槿者按說文舜字之外別出蕣字解云木堇也古文省故詩即用舜為蕣木堇之舜與藑茅之舜不同賈思勰云葍一名蔓根幽兖謂之燕葍正白可蒸以禦飢漢祭甘泉用之其華有兩種一

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氣臭風土記曰葍蔓生被樹而生味甘一名甘獲夏統別傳注云獲葍也郭璞曰葍華有赤者為藑藑葍一種耳又注葍當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邢昺釋藑茅云華白者即名葍王彥輔麈史云退之雪詩疑是屑瓊瑰瓊為赤玉此用之不審又晏元獻有揚州后土廟玉蕊花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按李善文選瓊赤玉也益王之誤晏公拒霜花詩用瓊

房字紅蓼詩用瓊粒字正用此詩仁傑按瓊與璿同有葵營旬宣二切詩報之以瓊琚毛公注云瓊玉之美者孔穎達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書在璿璣孔安國注璿美玉說文於璿字亦云美玉也至瓊字乃云赤玉許叔重在毛公孔安國之後不知赤玉之說何所本郭氏爾雅注以藑為赤華亦茲緣瓊玉之義耳按藑為白華其曰藑者秦楚方言之異非必赤華為藑也推此則后土祠花亦

固可以名瓊晏公所據李善文選蓋本說文之解如此詩言采其葍云惡菜此云香草者殆是賈思勰所分兩種白香而赤臭郭氏言赤白華良是顧不當以赤為藑耳

仲氏曰藑為旬宣切則與茖聲近古人以混旋花之旋爾雅葍藑茅藑疑苕之類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林西仲曰天下之大必有同類者豈但楚國有之更端而言令其去楚且有人來求汝者不待汝往求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王逸曰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也眩曜惑亂貌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人君皆闇昧惑亂

兮歐作其

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户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兮不可佩、

集註曰、黨朋也、言人性固有不同、而黨人為尤甚也、

王逸曰、艾白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一名氷臺、言楚國户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

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賢良而不宜近之也按草木疏引此文無賢良二字宜作冐是

辯證曰楚人以重午摘艾於要豈其故俗耶

吳仁傑曰艾王逸注白蒿也仁傑按王度記大夫鬯酒以蘭芝庶人以艾則蘭艾之分尚矣爾雅艾一名冰臺郭璞注即今艾蒿也逸以艾為白蒿按艾蒿與白蒿不同白蒿詩所謂蘩也詩有采蘩有采艾本草有白蒿條又別出艾葉條嘉祐圖經云

艾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又云白蒿葉
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按艾
與白蒿相似耳便以艾為白蒿則誤矣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
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王逸曰察視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曜
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
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

錢杲之曰取薪曰樵取草曰蘇

占政作占

幃謂之幐幐香囊也言取糞土而以滿香囊佩而帶之

林西仲曰忠直類椒之辣氣謂遠君子已上叙人無類我由于好惡顛倒故無信而慕之者靈氛言九州原止言楚以念〻撇楚不下也

集註曰史記樵蘇後爨謂取草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巫咸上所謂老彭也已詳之

王逸曰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古則中心狐疑念楚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也糈精米所以享神也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嶷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錢杲之曰翳蔽也蔽日而來降也九疑九疑山之

神也九疑山在蒼梧零陵間有九峯形相似故名
九疑舜所葬也時原南征在其地繽多貌剡剡光
貌

皇尊稱指巫咸也與上文指其父者同文法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
兮摯咎繇而能調
曰記巫咸語也或陞而在上或降而在下或方或
圜或長或短求其合同於道者上有湯禹之君則

下有摯咎繇之臣遇與不遇在時而已非可豫期也榘與矩同所以為方之器也矱度也所以度長短者也摯伊尹名咎繇舜士師儼與嚴同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巗攷）兮武丁用而不疑章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哥兮齊桓聞以該輔

君子脩其在己者自衒自媒而求進仕是可醜也然則前者蹇脩嬀嬀非所用也巫咸之言止於此

陳仁錫曰、又何必用夫行媒、一句結上、是也、已下屈子自思惟也、傅說之於武丁、呂望之於周文、甯戚之於齊桓、是皆千歳之奇遇、非可僥幸也、

王逸曰、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遭遇於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象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也、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也、呂太

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聞
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
遂西釣於渭濵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
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
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
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
田是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也甯戚衛人該
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

夜出寗戚方飯牛叩角而高歌桓公聞之知其賢
舉用為客卿備輔佐也
及年歳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王逸曰央盡也言己所以汲ゝ欲輔佐君者冀及
年未晏晩以成徳化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三賢
之遭遇也
錢杲之曰鵜鴂一名買鶬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

鳴則衆芳皆歇慮物變而時過
辯證曰鶗鴂顏師古以為子規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為鵙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時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鶗鵙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王逸曰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薆然

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讒信共嫉妬我正直必欲
折挫而敗毀之也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為茅

王逸曰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
去也荃蕙皆美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
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
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

吳仁傑曰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仁傑按說文茅菅也爾雅藗一名牡茅郭璞云白茅屬邢昺云茅之不實者也本草茅根條云一名蘭根一名茹根一名地菅一名地筋一名兼杜陶隱居云此即今白茅詩云露彼菅茅其根如渣芹甜美嘉祐圖經云春生芽布地如針俗間謂之茅針亦可噉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又有菅亦茅類也陸璣草木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

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之尤善其未漚者名野菅詩白茅菅兮是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王逸曰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也言士民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信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也

吳仁傑曰洪慶善引顏師古云齊書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仁傑按祭用鬯酒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謂蕭艾為賤草固有自來詩正義引爾雅蕭萩李巡曰萩一名蕭陸璣云今人謂之萩蒿或謂之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

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許叔重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王氏云、取蕭祭脂、是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集註曰、此即上章蘭芷變而不芳之意、容長、謂徒有外好耳、委棄也、慆淫也、書曰、無即慆淫、榝茱萸

也幃盛香之囊也椒亦芳烈之物而今亦變為邪
佞茱萸固為臭物而今又欲滿於香囊蓋但知求
進而務入於君則又何能復敬守其芬芳之節乎
辯證曰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
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
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為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
蘭之不可恃以為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
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為實有是人而

椒楚人多名椒者

左傳文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 杜預曰子越椒令尹子文 一越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鐸椒爲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

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説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横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

呉仁傑曰王逸注椒茱萸也似椒而非椒喩似賢

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洪慶善曰爾雅椒榝醜莍注云榝似茱萸而小赤色仁傑按本草吳茱萸一名藙陶隱居云禮記名藙而俗中呼為藙子當是不識藙字似藙字耳唐本注云爾雅椒屬亦有榝名陶誤也圖經云茱萸結實似椒子嫩時微黃至成熟則深紫爾雅釋草云莁荑一名蔱蘠本草作蕨蘠蘇恭云字之誤也又釋木云無姑其實夷郭璞注無姑姑榆也取皮漬之所謂蕪荑

也圖經云蕪荑大氣臭按蕪荑雖氣臭有蔱名殊非椒類本草有蔓椒係一名豕椒一名豬椒一名彘椒一名狗椒陶隱居云山野處處有俗呼為櫢案宋刻櫢誤作椒今依本草訂正似椒薰小不香爾一名豨椒按茱萸一名欓子蕪荑一名蔱藾蔓椒一名豨欓案證類本草陶隱居云一名豨椒不云豨欓三者皆有欓名集韻欓草名或從草說文云似茱萸許叔重在王逸前故郭璞用許說為正顏師古急就章注亦云茱萸似欓而

大然則榝但似茱萸耳與茱萸非一物也蔓椒既有豨狗殿名又小不香為此物無疑今吳中謂之臭椒又謂之野椒是也博雅云杭榝欓越椒茱萸也合四物為茱萸此說尤非

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集註曰流從言隨從上化如水之流也揭車江離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既如此則二

者從可知矣

惟茲佩其(一作之)是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

集註曰委棄也歷經歷之意(上章)虧損減也沬昏暗也言瓊珮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挾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於此然其芬芳實不可得而減損昏暗此原之自況也然上章飢蘭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佩又以為言者蓋彼真棄其美之實

以從俗此則棄其美之利以狥道其事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時之勢而惡名不滅此雖失其一時之利而芬芳久存二者之間正有志者所當明辯而勇决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林西仲曰和有不亢不隨之意和其格調法度自樂其身不但不求君即求女亦付之意外之遇以

世道變易勢不可必得也乘此佩飾方及年歲未
晏如前云往觀四荒所謂何可淹留者非求仕於
外也已上叙世變日甚不堪着眼周流觀乎上下
之離其說出于無可奈何巫咸言陟降求君原只
言黨人嫉妬亦念々撤楚不下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粻

集註曰歷遍數而實選也精細米也瓊枝瓊靡皆

謂物之珍者羞進也以牲及禽獸之肉致滋味而
進之也粻糧也
辯證曰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為比類
非也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
將遠逝以自疏
集註曰象象牙也雜用象玉以飾其車也離心謂
上下無與己同心者也自疏則禍害不能相及矣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
鳴玉鸞之啾〻

錢杲之曰邅行不進貌崑崙山名尚書禹貢雍州
有崑崙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漢書張騫傳贊引
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
避為光明桑欽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
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
山海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

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身之百神之所在原詞不專據尚書也霓虹也晻藹蔽翳貌鸞鈴也和在式鸞在衡兵車則鸞在鑣玉鸞以玉為之啾〻鸞聲也

辯證曰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二書之

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

西域聞見錄曰案竹書周穆王十七年王西征崑崙見西王母神其說者謂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意可觀尤多閎誕之文山海經則以崑崙在西海大荒之外而司馬遷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或曰張騫僅至大宛未能窮崑崙之跡迄今去長安四萬里

之地多有經其山川風土而傳之者又烏覩所謂
崑崙者乎葉爾羌西北雪山其古之所謂葱嶺者
與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
高翺翔之翼翼
錢杲之曰天津析木也爾雅析木謂之津又云箕
斗之閒漢津也西極天之西也淮南子云西極西
方之山曰閶闔之門晝交龍為旂翼翼在旂兩傍

輔翼之也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

詔西皇使涉余

錢杲之曰流沙沙流如水尚書禹貢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博雅云崑崙虚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穆天子傳云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云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與讀如豫容

與雍容暇豫也麾舉手使去也蛟亦龍屬無角梁
橋也津西海之津西皇少皡也予與余同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
指西海以為期
錢杲之曰騰上奔也奔騰衆車使徑至西海而待己不周山
名山海經云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
名曰不周郭璞注云此山形有闕不周匝因名之
西北不周風所自出也自流沙赤水至西海路由

央至駕攷逆

暇攷作假

不周而左轉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委蛇

錢杲之曰屯聚也韓魏謂車輪為軑婉婉曲折貌

委蛇委曲自得貌載載旗於車也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兮奏九歌而舞韶兮聊

暇日以媮樂

集註曰言雖按節徐行然神猶高馳邈邈然而逾

遠不可得而制也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之舞舜樂也假借也顏師古云此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

陟陞皇之赫(赤跋)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集註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睨旁視也舊鄉楚國也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託為此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焉亦仁

之至而義之盡也

已上叙從靈氛之吉占逍遥自在於宇宙之間而
悲哀由中興不可斷絶也

亂曰

集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
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史記曰關
雎之亂以為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

已矣哉國無人莫（亍攺）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

政无乎字

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王逸曰已矣哉者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屈原言已矣哉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居處置之義也彭咸之所處置者上章所謂勉升降以上下求榘矱之所同者是也錢杲之曰舊說

畀

謂彭咸投江原沈汨淵為從咸所居槩原作離騷在懷王時至頃襄王遷原江南始投汨羅不當預言投江事也此說得之夫屈子之投于江者左遷之義與投畀有北之投同謂之溺死者賈生甚言之也猶夷齊之餓死也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豈溺死之謂哉及楊雄以彭胥並稱王逸續之曰屈原云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一犬吠虛而衆犬吠實誣亦

甚矣不可不辨

後閲惺窩集與道春書云舊年足下話次及半山詩註屈原不溺死于汨淵拙暗記禀賦鈍也不覺然否髣髴如夢今以他本考之未克撿出之所望者別記於片紙而賜之則鐘金惟輕矣然則屈原不溺死古人已有此說記以俟後人考索矣

按本青蓮詩注何啓圖曰此皆設詞勿認以為真死也卒與一女嬰全歸而國人共悅名其郡曰秭歸秭歸本名建平郡

辛丑四月十二日稿了

楚辭

離騷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覽一作鑒余下一無于字又重之以脩能錢杲之曰能協韵宜音耐蓋古文通○能一作態非是汨余若將弗及兮弗一作不朝搴阰之木蘭兮搴說文作攐夕攬中洲之宿莽攬一作擥洲一一無中字作州日月忽其不淹兮忽一作留惟草木之零落兮零一作苓不撫壯而棄穢兮一無不字何不改乎此度也乎一作其一無也字○

庚子

椉騏驥以馳騁兮（椉一作乘下仝一作策馳一作馳下仝）來吾道夫先路（道一作導路下一有也字）雜申椒與菌桂兮（菌或從竹）豈維紉夫蕙茝（集註曰維當作唯古通用茝一作芷）何桀紂之昌被兮（昌一作猖一作倡被一作披）夫唯捷徑以窘步（唯一作維）惟黨人之偷樂兮（惟下一有夫字）豈余身之憚殃兮（身一作心殃一作怏）忽奔走以先後兮（忽一作曶一作急）荃不揆余之中情兮（荃一作蓀揆一作察中一作忠）反信讒而齌怒（又一作欶齌一作齊一作齎）余忍而不能舍也（一無余字一無而字一無也字）夫惟靈修之故也（惟一作唯一無也字）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

道而改路[一無此二句錢杲之本十二字為夕注无兮字]後悔遁而有他[一遁作遯他一作佗]余既不難夫離別兮[一無既字一無夫字]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陸氏釋文作蕺與栽仝]又樹蕙之百畮[畮古畝字]畦留夷與揭車兮[留夷一作畱荑揭一作藒一作藒]雜杜蘅與芳芷[蘅一作衡]冀枝葉之峻茂兮[峻一作蓌]顧竢時乎吾將刈[竢一作俟]衆皆競進而貪婪兮[而一作以]憑不猒乎求索[憑一作憑一作馮猒一作厭]各興心而嫉妬[興一作與非是]忽馳騖以追逐兮[馳一作馳]夕餐秋菊之落英兮[餐又作飡]長顑頷亦何傷[頷一作頷]擥木根以結茝

兮（擥一作擊茝一作芷）謇吾法夫前修兮（謇一作蹇）非世俗之所服

（世一作時）哀民生之多艱（民一作人）又申之以攬茝（一無以字非是攬一作擥茝一作芷）衆女嫉余之蛾眉（蛾一作娥非是）謠諑謂余以善滛

（諑顧野王玉篇引作彖以一作之）忳鬱邑余侘傺兮（邑一作悒）吾獨窮困乎此時也（一無也字下態也仝）寧溘死而流亡兮（而一作以）自前世

而固然（世一作代）何方圜之能同兮（圜一作圓同一作周）忍尤而攘詬（詬一作詢一作垢）回朕車以復路兮（回一作迴）馳椒丘且焉止

息（駝一作馳）雧芙蓉以為裳（雧古集字一作集）唯昭質其猶未虧

虧一作虧 民生各有所樂兮 民一作人 余獨好脩以為常 脩一作循非是 非余心之可懲 非一作豈可一作何非是 女嬃之嬋媛兮 嬋媛一作撣援 申申其罵余 罵一作詈 曰鯀倖直以亾身兮 鮌一作鯀一作鯀倖一作婞一作悻亾一作方 終然殀乎羽之野 殀一作夭羽下一有山字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 謇一作蹇非是 夫何煢獨而不余聽 煢一作惸 依前聖以節中兮 以一作之 喟憑心而歷茲 憑一作凴一作馮 就重華而敶詞 敶古陣字一作陳詞一作辭 五子用失乎家巷 巷一作衖一作居非是 羿淫遊以佚田兮 田一作畋 國亂流其鮮終兮 國一作固鮮一

作𢦔澆身被於強圉兮澆一作奡於一作服縱欲殺而不忍欲殺一無
欲一無殺字日康娛以自忘兮以一作而厥首用夫顛隕夫一作以
一無夫字顛一作巔后辛之菹醢兮葅一作菹殷宗用之不長之一作而
湯禹嚴而祗敬兮嚴一作儼舉賢才而授能兮一無十字修繩
墨而不頗修一作循頗一作陂覽民德焉錯輔民一作人夫維聖哲
以茂行兮以一作之相觀民之計極民一作人不量鑿而正枘
兮正一作進曾歔欷余鬱邑兮曾一作增邑一作悒攬茹蕙以掩涕
兮攬一作擥一作攬跪敷衽以陳辭兮辭一作詞駟玉虬以乘鷖

兮虬一作虯乘一作椉鷖一作翳溘埃風余上征溘一作壒夕余至乎縣
圃縣一作懸欲少留此靈瑣兮少一作夕非是瑣一作璅望崦嵫而未
迫未一作勿非是路曼曼其修遠兮曼一作漫摠余轡乎扶桑扶說
文作榑聊逍遥以相羊逍遥一作須臾羊一作佯玉篇引作穰佯鸞皇為余
前戒兮皇一作凰余一作我前一作先吾令鳳凰飛騰兮令一作命凰一作皇
一作鳥兮下一有又字率雲霓而来御率一作帥霓一作蜺斑陸離其上
下斑一作班時曖曖其將罷兮罷一作疲結幽蘭以延佇以一作而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於一作乎登閬風而緤馬緤一作紲壒吾

遊此春宮兮〔塩一作溘〕相下女之可詒〔詒一作貽〕吾令豐隆乘雲兮〔乘一作棄〕求宓妃之所在〔宓一作虙〕忽緯繣以其難遷〔緯一作徽繣一作擂二字一作徽儃〕朝濯髮乎洧盤〔盤一作槃〕保厥美以驕敖兮〔敖一作傲一作鶩〕覽相觀於四極兮〔覽相一作求覽〕見有娀之佚女〔佚一作妷〕雄鳩之鳴逝兮〔雄陸氏作鴆〕鳳皇既受詒兮〔詒一作詒非是〕欲遠集而無所止兮〔集一作進非是〕好蔽美而稱惡〔美一作善〕世溷濁而嫉賢兮〔世一作時〕閨中既邃遠兮〔既下一有以字〕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忍下一有而字〕索藑茅以筳篿兮〔藑一作瓊〕思九州

之博大兮（思一作息 思古字）豈惟是其有女（惟一作唯）曰勉遠逝

而無狐疑兮（一無狐字）何所獨無芳草兮（草一作卉）爾何懷乎

故宇（宇一作宅）孰云察余之美惡（一作中情非是 善惡一作善惡）世幽昧

以眩曜兮（世一作時）民好惡其不同兮（民一作人）戶服艾以盈

要兮（要一作䙅）謂幽蘭兮不可佩（兮一作其 一作之）覽察草木其

猶未得兮（一無覽字 猶一作獨非是）蘇糞壤呂充幃兮（呂一作以）九嶷

繽其並迎（嶷一作疑）曰勉升降以上下兮（升一作陞）求榘矱之

所同（榘一作矩 矱一作彠）湯禹儼而求合兮（儼一作嚴）摯咎繇而能

調〔咎繇一作皐陶〕又何必用夫行媒〔一無又字〕時亦猶其未央〔其一作而〕恐鵜鴂之先鳴兮〔鵜一作鷤一作鶗鴂一作䳏〕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一無夫字一無為字〕何瓊佩之偃蹇兮〔佩一作珮〕惟此黨人之不諒兮〔諒一作亮〕時繽紛以變易兮〔以一作其〕今直為此蕭艾也〔一無蕭字一無也字下言也仝〕椒專佞以慢慆兮〔慢一作謾一作漫陸氏作慢慆一作諂〕榝又欲充夫佩幃〔夫一作其幃一作禕〕既干進而務入兮〔而一作以〕固時俗之從流兮〔從流一作流從〕又況揭車與江離〔揭一作藒離一作蘺〕芳菲菲而難虧兮〔而一作其〕芬至今猶未沬〔芬下一有

複出芬字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一無吉字揚雲霓之晻靄兮揚下一有志字非是靄陸氏作蘫一作藹鳳皇翼其承旂兮翼一作紛旂一作旍高翺翔之翼々之一作而麾蛟龍以梁津兮以一作使梁津一作津梁騰衆車使徑待待一作持駕八龍之婉々兮婉々一作蜿々載雲旗之委蛇委蛇一作逶迤一作委移抑志而弭節兮抑上一有聊字弭節一作自弭神高馳之邈々神一作邁馳一作地聊暇日以媮樂暇一作假陟陞皇之赫戲兮一無陟字陞一作升戲一作曦僕夫悲余馬懷兮悲一作志已矣哉一無哉字國無人一有兮字

戲鴻堂灋帖載歐陽詢書離騷惜缺逸不全令以
其本技讐一過　弘化丁巳之秋　周任

李青蓮詩註引酈道元水経註

李青蓮詩注何啓圖曰此皆設詞勿認以為真死
也率與女須仝歸而國人共悅名其郡曰秭歸秭
歸本名建平郡　惜往日注

